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辛亥革命

(六)

中國史學會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上書店出版



辛亥革命

卷六

中華民族革命文庫
辛亥革命文庫
卷六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辛亥革命

(六)

編　　者

柴德廣

榮孟源　單士魁　張鴻翔

劉迺蘇　陳桂英　張次溪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在石家莊被刺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



湖南起義時都督焦達峯

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六冊目錄

各省起義

四川

四川光復

鄒魯

四川光復記

郭孝成

夔州光復詳誌

時報

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錄三則）

何其芳

四川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陝甘

陝西光復記

郭孝成

附陝西都督府布告三秦同胞文

滿夷猾夏始末記

陳右光復記（節錄）

黃誠

從戎紀略

郭希仁

陳甘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湖 南

- 湖南光復 鄭魯 一三
湖南光復紀事（節錄） 郭孝成 一三
湘事記（節錄） 子虛子 四七
焦達峯傳 章太炎 一四
附黎都督檄湖南文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一六
湖南軍政府示 中華民國史料 一七
湖南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一九
山 西
- 山西光復 鄭魯 一三
山西光復記 郭孝成 一四
山西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一八
山西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一九
雲 南
- 雲南光復 鄭魯 三〇
滇省光復始末記 蔡鍔 三三
記雲南起義 李根源 三八

雲南光復記（節錄）	郭孝成	三九
騰越光復紀略	曹之驥	三三
重九戰記	孫種因	三九
辛亥革命運動中之蔡鍔	錢基博	三五
時報所載雲南之滿人	辛亥革命始末記	三五
附黎都督檄雲南文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三五
滇軍政府討滿洲檄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三九
雲南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三
直 隸		
直隸革命記	郭孝成	三六
辛亥革命北方實錄（節錄）	胡鄂公	二七
辛亥六鎮兵變紀實	閻名	三九
辛亥灤州兵變記	閻名	三一
灤州革命紀實初稿（節錄）	羅正綽	三三
灤州革命先烈事略（節錄）	羅正綽編	三〇
吳祿貞傳	錢基博	三六
張家口舉義		
鄒魯		
三七		

直隸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三七三

江 西

江西光復記

.....郭孝成.....三八〇

辛亥革命及督撫時期

.....李烈鈞自傳.....三八一

江西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三九四

貴 州

貴州光復

.....鄒魯.....三九六

辛亥革命貴州光復紀實

.....馮自由.....三九九

貴州民黨痛史

.....周未園.....四〇五

各 省 起 稅

四 川

編者按：武昌起義後，各省響應，以陝西光復為最早。但四川自保路運動以後，同志軍到處皆是；榮縣獨立，事在武昌起義前。這裏，為使前後史事易於聯貫，仍以四川列於篇首。

四川光復

鄒 倉

四川黨人，當丙午至庚戌之際，謀舉事於川西南北者屢矣。往往垂成而敗，更仆迭起，其氣益厲。清吏雖防制愈嚴，而應和排滿者乃愈衆。其提絜綱領者，川東則有楊庶堪、朱之洪、謝持。川北則有曾省齋。川西南則有廖澤寬、張培爵、楊兆蓉。而熊克武、黃金鼇、張懋隆奔走內外，為之策應。成都之敘府中學，第二小學，重慶之府中學堂，尤為各方黨人交通會聚之所。時清廷方下詔，預備立憲。各省開諮議局，冀以消弭革命。然而親貴童駁，驟據要津，操海陸兵權，以新政塗民耳目，而吏治日窳。鬻之言君主立憲者，亦快快失望。成都學校諸生籲請速開國會，大吏遏抑不以聞，被斥逐者甚衆。士氣愈形奮激，乃轉而趨向革命矣。

辛亥四月，清廷從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請，命收川、漢、粵鐵路為國有。以端方為川、漢、粵鐵路督辦，借英、美、德、法銀行款修築，且不允退還川民股本。川、漢鐵路者，四川總督錫良於清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奏定，爲官督商辦。股本四千萬，按畝派捐，農民負担已重。其無產可破者，至鬻子以相應。驟失股權，悲憤不知所措。且貸款築路，外人要挾萬端，國權更將不保。而清廷後雖允還股本，優於湘、粵，獨薄於四川。因是成都耆老伍肇齡，及諮詢局議長蒲殿俊、羅翰，川路股東會董事顏楷、張瀾等，請收回成命。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據情代奏，兩被嚴旨申飭。於是川路公司召集股東大會，羣起力爭。各州縣股東代表，咸集成都。鄧孝可、朱山、池汝謙、江三乘就爲報章以動衆。五月二十一日，成立保路同志會。各州縣成立協會，以與清廷抗爭。朱之洪乘機以重慶股東代表至省，與同志曹篤、方潮珍、蕭參、曾昭魯、張頤、劉裕光、王殿麟、楊伯謙、劉沐闡、龍鳴劍、劉永年等及新軍中黨人密議。謂爭路者日與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終不悔悟。不如激揚民氣，導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敗，清吏防革命綦嚴，黨人無兵力可恃，即發難亦無所濟。唯有各道同時發動，而成都乘機響應，庶可集事。於是之洪遂歸重慶。在省黨人，亦分道四出，部署實力，陰爲之備。

自四月至七月，川民奔走呼號，清吏迄無所動。盛宣懷奏派李稷勤爲宜昌川路經理，厲行接收。鄂督瑞澂及端方電奏，川省集會倡議之人，類皆少年好事，並非公正紳董，請責成川督凜速送次諭旨，嚴重應付。股東會舉劉聲元入京叩聞，由警廳勒送回川。趙爾豐於閏六月繼任川督，見事急，奏緩收川路，被嚴旨申飭。保路同志會乃擴爲民衆大會。黨人及各校學生雜入民衆中，宣傳最力。於是七月一日起，全川罷市罷課，並宣言從此不納糧稅雜捐，以抵股息。股東會中有散布川人自保之商榷書者，措詞尤激烈。十五日，趙爾豐突拘捕蒲殿俊、羅翰等九人，欲駁誅之。成都商民

駛走相告，率以木版書光緒牌位，燭香頂禮，環跪總督衙門痛哭，爲蒲、羅等請命。清吏下令開槍，斃數十人。城外居民奔城下請命者，又殺數十人。自是西南附省數十州縣，更迭起民團，赴省營救，與清軍戰。黨人遂結合同志軍呼號而起矣。曹鴻跳走南門與朱國琛等就農事試驗場裁木版，大書「趙南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於夜分投江中，乘秋漲順流。不一日幾傳逼川西南。篤即馳赴川西南各縣，陰爲布置。並派劉裕光走樂山、井研、仁壽、富順、榮縣、威遠各縣，密促諸黨人發難。黨人向迪璋，在雙流聞耗，亦聯絡哥老會、同志會。不一二日間，同志軍達雙流者，逾六七千人。環鄰八縣皆景從。是時黨人與民軍一樣難，皆以同志軍爲標幟。溫江則李樹勤、馮時雨。邛州則周鴻勳。新津則鄧子完。鄰縣則張尊、楊靖中。仁壽則邱志雲、秦載廣。井研則陳孔伯、姚孔卓。榮縣則王天杰、李晃父、范華階、范受金。屏山則李燮昌。樂山則羅福田。榮經則羅日增。青神則趙南浦、余子靜。資中則周星五。各地同時盪起，所部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十七日，同志軍與清新軍戰於江牌樓。新軍將校姜登選、方聲濤、程濬、張次方、陳錦江，皆革命黨人，各領兵督戰。令前鋒取自衛，勿得輒傷平民。登選兵至新津，聲濤兵至籍田浦，皆停止前進，使川南黨人得從容布置。於是王天杰即於是月二十三日，糾民團千餘人，託名保路，在榮縣布告起義，遠近震動。而彭山、眉山、青神、井研、仁壽、邛州、名山、洪雅、夾江、榮縣、威遠十餘州縣亦相繼響應，距武昌發難，尙十餘日也。

八月中，黨人鄧絮、鄧樹北等在屏山起義，事敗，樹北被執死之。二十日，文顯模、黃萬里、程石溪等舉義於隆昌，克之。九月十七日，曹鴻、方潮珍、鄧子完率民軍數萬人分三路合攻自流

井、貢井。以自貢關繫全川財賦，在所必取。清防軍重兵堅守，攻之不下。防軍多演籍，時演省獨立，黨人曉之以大義，防軍即降。而富順亦相繼反正。

九月六日，黨人曾省齋於墊江小沙河招集民軍數百人，進攻墊江縣城。縣吏遁，革命軍整隊入城，秋毫無犯。民衆燃爆竹，歡呼相賀。廣安有團練傳習所，教習學生數百人，多屬黨員，聞風來附，聲勢益振。於是更懸旗幟，留少壯，汰老弱，選二千餘人，用新軍法，編爲一團二營，日夜訓練。是月二十一日督師出發，連取大竹、渠縣、鄰水、廣安、岳池，而蓬溪、射洪、營山諸縣，皆傳檄而定。十月一日，開全民代表大會，舉省齋爲蜀北都督，張觀風副之。四川革命建號都督者，以省齋爲最先。

重慶爲川東重鎮，黨人張培爵、楊庶堪、謝持、朱之洪、楊霖等，以府中學堂爲機關，暗中活動。及爭路事急，培爵等日夜與黨人謀，各路黨人亦稍稍集重慶，共商起事，決疑定議。謀財政，周旋官吏，延攬黨員，則庶堪尸之。筦交通，任聯絡，徵器械，發縱指使，則培爵、持尸之。聯官紳，交客軍，通往來，則之洪尸之。治書札，草檄告，則向楚、董鴻詞、朱蘿章、陶闡、吳駿英分任之。熊兆飛、夏江秋則製炸彈。時端方率鄂軍過重慶，李湛陽以省親自廣州至。端方以湛陽在粵官巡警道，爲督練親兵統領，即以防軍統領屬湛陽，募新兵充之。黨人多投身其間，因得交通防軍。川紳施際雲代表端方，召集官紳商學於總商會。之洪、江濤等提議舉辦團練，際雲主剛而不練。之洪力爭之曰：「今各地盜匪竝發，不練無以資抵禦。重慶知府鉢傳善欲防民，以無火器詰之。」黨人簡達西營筈川東團械，簿錄圓槍鐵砲刀矛可數千，亦出一紙示傳善，衆議遂決。於是商會謀辦

商團自衛，士紳亦致力團練，以保治安。向楚、李時俊、劉祖蔭各分區集衆倡民團，皆先以黨人責其額，城中新兵陰樂爲黨人用。培爵等復命張頤等走夔府、萬縣，說黨人同時起義。以蕭參返榮、威、自貢，與諸黨人謀，投身同志軍。以陳育堂赴大竹，促張懋隆來渝，策進行。頤抵萬縣，端書與頤，密傳資州、榮、威間之鄂軍前隊立反正。頤挾書，道梁山，墊江兼程返。時黨人但懋辛、劉光烈、張懋隆先後至渝，川東南革命形勢，乃稍稍呈露。黨人謀據渝起義，以應武漢，而未敢遽動。乃益陰聯鄰縣急圖之。於是高亞衡獨立於涪陵，發兵下酆都、忠州，分赴彭水，三州縣皆相繼反正。同時廖樹助、盧相等舉義於長壽，劉揚、彭安國等舉義於酉陽，彭鎬臣、王楊氏等舉義於黔江，王頤書等舉義於合江，皆以重慶機關部爲革命樞紐。

重慶機關部初聞端方軍船運軍火，將過涪州，派謝持赴長壽伺而刦之，不濟而返。鄂新軍中蓋多黨人。川東黨人易在中、柳達識鄂軍中要人，乃屬在中、達齋鄂軍後隊書密致其前隊。涂傳爵亦攜黃興書返蜀，馳抵成都鳳凰山，以書予方聲濤。聲濤在新軍勢微，不敢輕動。黨人夏之時者，初隸陸軍十七鎮爲排長，駐成都。同志會起時，說標統周駿響應，駿謝不肯。九月初，奉令率步兵一隊調戍龍泉驛。乃以種族主義激勵士兵，人人感發。於是結駐驛新軍步兵一隊、騎工輜重兵各一排，宣布革命。衆皆和之。十五日夜，就附驛之土地廟誓師起義，衆推之時爲革命總指揮。即夜率兵東下，至簡陽，新軍附者百餘人。聞端方擁鄂軍駐資州，不敢前，乃渡河取北路東下。至樂至，防軍三百餘人又來歸。次日至安岳，安岳時已反正。休整三日，乃拔隊至潼南。有合州代表白炳宣

等來，白之時，謂合州願自響應，不勞兵力，請速趨重慶。乃由水道抵江北黃葛樹，之洪代表重慶總商會至，述商會許達之時銀二十萬圓，米百石，請勿入城。之時笑謝之，與之洪密劃步驟。之洪返經龍隱鎮浮圖關，脫退水警巡防軍。歸報商會曰，夏軍之來無他，乃促渝人獨立耳。若拒不令入，則夏軍亦將自至。商會意解。於是之時亦兼程進抵浮圖關。天將曙，備整隊入城。重慶自聞武昌首難，九江、長沙、安慶、昆明、貴陽先後起義，人心已浮動。今驛聞外兵將臨，官吏兢不自保，特戒嚴。而黨人則奔走益力。會黨防軍，皆已密約待命。十月一日，士紳集總商會密議，推之洪往說之時，欲即以防軍統領李藩陽爲都督，免地方糜爛。藩陽聞之，流涕曰，吾有老親，不能當非常任。秩序如可維持固善；不可，願黨員好自爲之。於是培爵、麻堪等益急備。石青陽與盧漢臣等密組敢死隊。二日，中營城防游擊隊先出商勇三隊，川東巡防營水道巡警及砲隊皆袖纏白號章以應。培爵躬率義師赴朝天觀城會，與會者二三百人。川東道朱有基先期遁，重慶知府鈕傳善不至，諸推之洪過李藩陽同往要之。巴縣知縣段榮嘉及鈕傳善乃先後至，鄂軍黨人田智亮等亦武裝與會。李鴻鈞、夏江秋、歐陽汝彬、陳崇功等手炸彈在傳善左右，周圍環持槍向之。傳善平日甚利口，今憾於民氣，語吃氣阻，願書同盟誓約，與榮嘉皆剪髮織印降。黨人挾以徇於市，傳善持麻堪手不敢釋。居民徧懸白旗。設蜀軍政府於巡警總署，衆推張培爵爲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通電全國，宣佈獨立。即日事定，兵不血刃。先是之洪以獨立事出城告之時軍，至通遠門，守兵未得傳善命，不敢開城，乃就城闕卑處，梯而下。未幾體育學堂學生軍亦至，本與之時軍約，如時開城，不者將進攻。朱蘊章叱守兵，乃剖鑰開之。之洪等至兩路口，遇之時軍，告以城中反正，遂率全隊入城安